

孔乙己

原著 鲁迅
封面 程十发
绘画 方增先

孔乙己

我怎样画《孔乙己》

每当我翻阅一过《孔乙己》小说以后，总会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。孔乙己是被封建社会所毒化了的，而又被吞吃掉的人。我感到他的可悲之处，不仅仅是他的被吃；更在于他虽然处于被毒化和被吃的地位，却自始至终，对此麻木不仁，至死不语。至于那些酒店里站着喝酒的短衣帮，我也同样为之叹息！他们麻木不仁的程度，对照着孔乙己也相去不太远吧！

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高度概括后，又给予一定夸张的形象。我给自己画中的孔乙己，也提出这样要求，进行概括，夸张，舍弃我自己过去所熟悉的那种细致写实的笔法。

我已无法说清我现在的孔乙己形象，是从哪里来的了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，孔乙己在我脑海中由朦胧而逐渐在勾稿中变成清晰。现在我所画的孔乙己的外貌，在我一生所接触的人们中，实在没有见过如此的尊容；但平日生活中见闻所积累在记忆中的印象，那些近乎孔乙己的形象因素，却在我勾划人物时都浮现出来，那眉间深深地凹进去的皱纹，是他被歧视，被侮辱的苦难生活的记录。怯生生的小眼睛，似乎随时在提防着什么。他有时义正词严，为自己分辩着“君子固穷……”，于是我又看到了他的酸态和蠢相。你看，他长着两个起劲地向外翻着的大鼻孔，粗而厚的鼻骨，又厚又瘪的嘴巴，都透露出这种气质，干瘪的身子，大约因为营养不良吧？躬着背，耸着两肩，是苦难生活中被欺凌的烙印；松弛的皮肉，长而细的指骨，说明他是一个不能体力劳动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所谓读书人。

按着情节发展去多方面地塑造人物性格，这应该是连环画创作的特点。当孔乙己对着人群哄笑时，他大都是扬眉昂首，确信自己就是偷了书，也是堂堂的读书君子。他对小孩完全是一片真诚。他弯着腰，伸着长脖子，是期待和真切的爱。当他被打断了腿，受到致命的摧残时，在他茫然的目光中，表现出无法理解这悲惨的身世是怎样地和必然的命运相连着。

被打断了腿的孔乙己第一次出现在酒店门口时，酒店的小伙计第一个印象是“又黑又瘦，已经不成样子了。”我除了画出他又黑又瘦的外形特征外，并把他茫然的眼神，故意地没有点黑暗。这对深陷而灰白无光的眼睛，似乎显得有些可怕。我希望这样能够勾起读者的深思，并对孔乙己这样可怜的局面问一声：那世道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？

孔乙己最后一次用手走着离开酒店，按原文应该处在街头。我现在大胆地移放在小镇口外的原野上了。秋云无际，他用手向着茫茫的旷野走去，消失在一片迷茫中。我想，在这茫茫天地之中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即将无影无踪的消失了，并永远被这个世界所遗忘。

在人物造型上，我作了一些夸张和变形。我以为这样做是符合原文精神的。同时，我在很多地方运用战笔，企图吸收一些古代艺术中的稚拙味。稚拙味本来含着天真的气质，但在我笔下，它变成欲行不行的势态，产生一种苦涩味。因为我感到读完《孔乙己》小说的回味，也是苦涩的。

孔 乙 己

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别处不同的：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，柜里面预备着热水，可以随时温酒。

孔乙己



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铜钱，买一碗酒，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，——靠柜外站着，热热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几文，那就能买一样荤菜，但这些顾客，多是短衣帮，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只有穿长衫的，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

孔乙己



我从十二岁起，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时当伙计，掌柜说，样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，就在外面做点事罢。外面的短衣主顾，虽然容易说话，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，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，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，然后放心：在这严重监督之下，麝水也很为难。所以过了几天，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大，辞退不得，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，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么失职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，有些无聊。掌柜是一副凶脸孔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，教人活泼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几声，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孔乙己



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；青白脸色，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；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。穿的虽然是长衫，可是又脏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没有补，也没有洗。他对人说话，总是满口之乎者也，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姓孔，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，叫作孔乙己。

孔乙己



孔乙己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：“孔乙己，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！”他不回答，对柜里说，“温两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”便排出九文大钱。

孔乙己



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：“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！”孔乙己睁大眼睛说，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

孔乙己



“什么清白？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，吊着打。”孔乙己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，争辩道，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窃书！……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？”

孔乙己



接连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“君子固穷”，什么“者乎”之类，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孔乙己


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，但终于没有进学，又不会营生；于是愈过愈穷，弄到将要讨饭了。

孔乙己



幸而写得一笔好字，便替人家抄抄书，换一碗饭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，便是好喝懒做。坐不到几天，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，一齐失踪。如是几次，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。

孔乙己



孔乙己没有法，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。

孔乙己



但他在我们店里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，就是从不拖欠；虽然间或没有现钱，暂时记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还清，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

孔乙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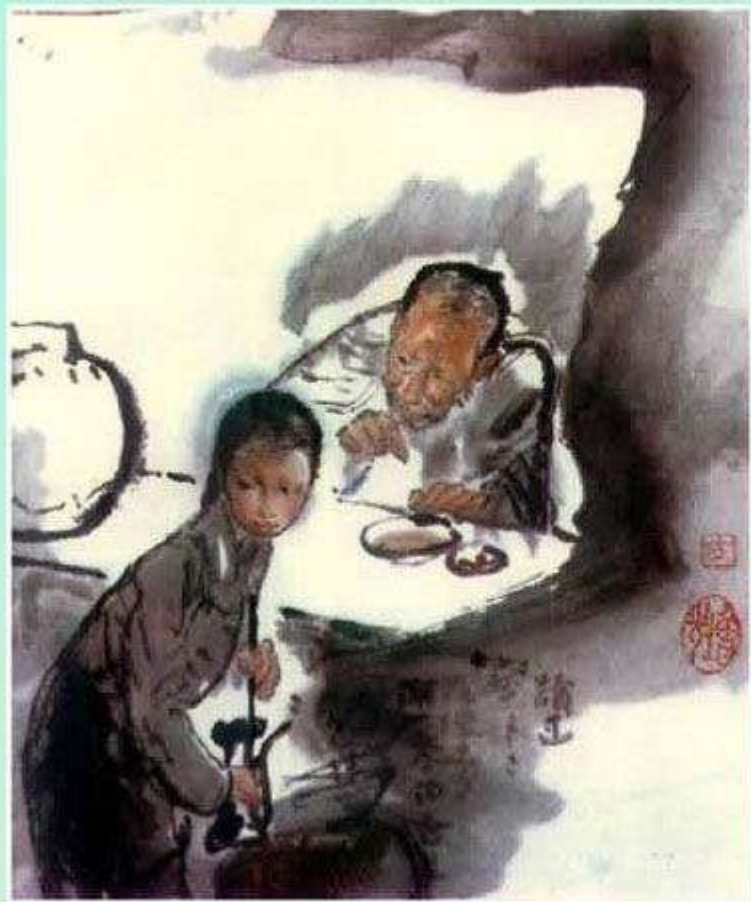
孔乙己喝过半碗酒，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，旁人便又问道：“孔乙己，你当真认识字么？”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，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

孔乙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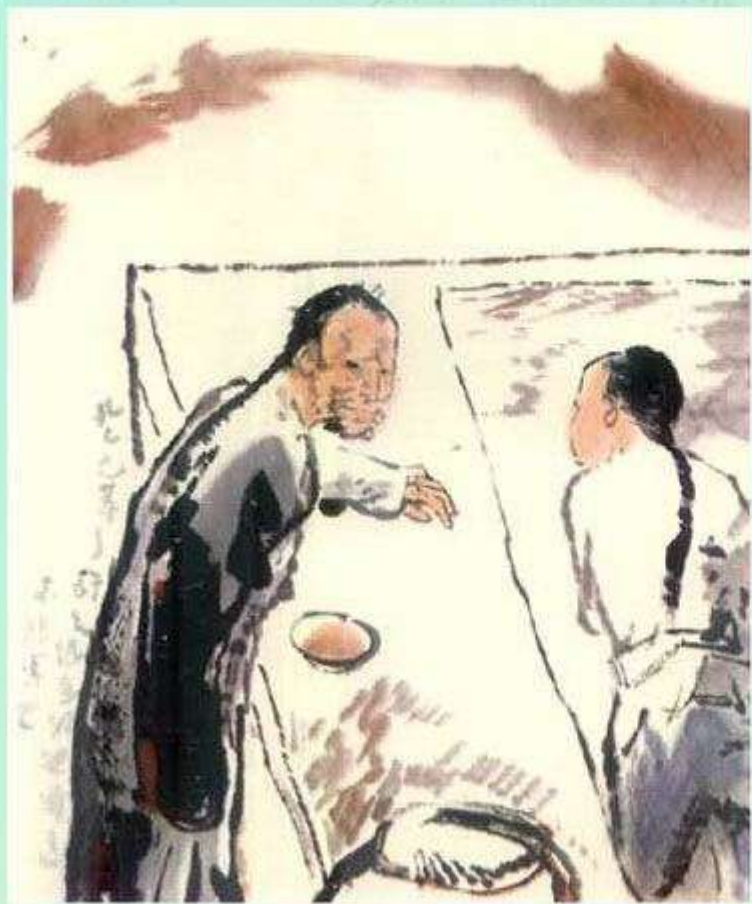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便接着说道，“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？”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，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，嘴里说些话；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，一些不懂了。在这时候，众人也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孔乙己



在这些时间，我可以附和着笑，掌柜是决不责备的。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，也每每这样问他，引人发笑。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，便只好向孩子说话。有一回对我说道，“你读过书么？”我略略点一点头。他说，“读过书，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茴香豆的茴字，怎样写的？”我想，讨饭一样的人，也配考我么？便回过脸去，不再理会。

孔乙己



孔乙己等了许久，很恳切的说道，“不能写罢？……我教给你，记着！这些字应该记着。将来做掌柜的时候，写账要用。”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，而且我们掌柜也不将茴香豆上账；又好笑，又不耐烦，懒懒地答他道，“谁要你教，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？”

孔乙己



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，
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
柜台，点头说：“对呀对
呀！……回字有四样写法，
你知道么？”

孔乙己



我愈不耐烦了，努着嘴走远。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，想在柜上写字，见我毫不热心，便又叹一口气，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

孔乙己



有几回，邻舍孩子听得笑声，也赶热闹，围住了孔乙己。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，一人一颗。孩子吃完豆，仍然不散，眼睛都望着碟子。

孔乙己



孔乙己着了慌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，弯腰下去说道，“不多了，我已经不多了。”

孔乙己



直起身又看一看豆，自己摇头说，“不多不多！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。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没有他，别人也便这么过。

孔乙己



有一天，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，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，取下粉板，忽然说，“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我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一个喝酒的人说道，“他怎么会来？……他打折了腿了。”掌柜说，“哦！”

孔乙己



“他总仍旧是偷。这一回，是自己发昏，竟偷到了举人家里去了。他家的东西，偷得的么？”“后来怎么样？”“怎么样？先写服辩，后来是打，打了大半夜，再打折了腿。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打折了腿了。”“打折了怎样呢？”“怎样……谁晓得？许是死了。”掌柜也不再问，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。

孔乙己



中秋过后，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，看看将近初冬；我整天的靠着火，也须穿上棉袄了。一天的下半天，没有一个顾客，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，“温一碗酒。”这声音虽然极低，却很耳熟。看时又全没有人。

孔乙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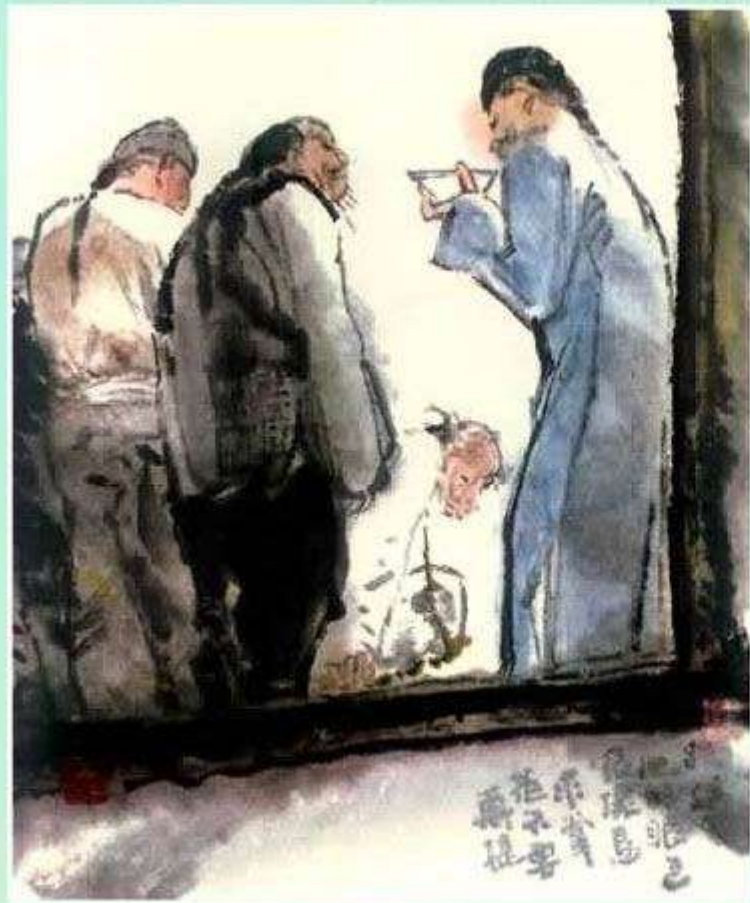
站起来向外一望，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上对了门槛坐着。他脸上黑而且瘦，已经不成样子；穿一件破夹袄，盘着两腿，下面垫一个蒲包，用草绳在肩上挂住；见了我，又说道，“温一碗酒。”

孔乙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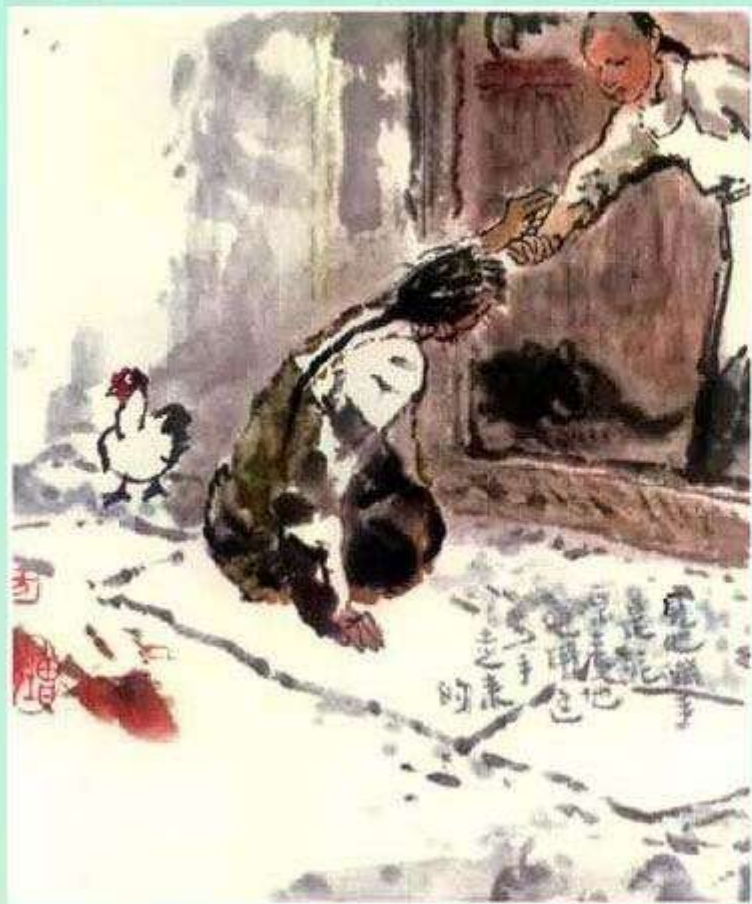
掌柜也伸出头去，一面说，“孔乙己么？你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，“这……下回还清罢。这一回是现钱，酒要好。”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，笑着对他说，“孔乙己，你又偷了东西了！”

孔乙己



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，单说了一句“不要取笑！”“取笑？要是不偷，怎么会打断腿？”孔乙己低声说道。“跌断，跌，跌……”他的眼色，很象恳求掌柜，不要再提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，便和掌柜都笑了。

孔乙己



我温了酒，端出去，放在门槛上。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，放在我手里，见他满手是泥，原来他使用这手走来的。

孔乙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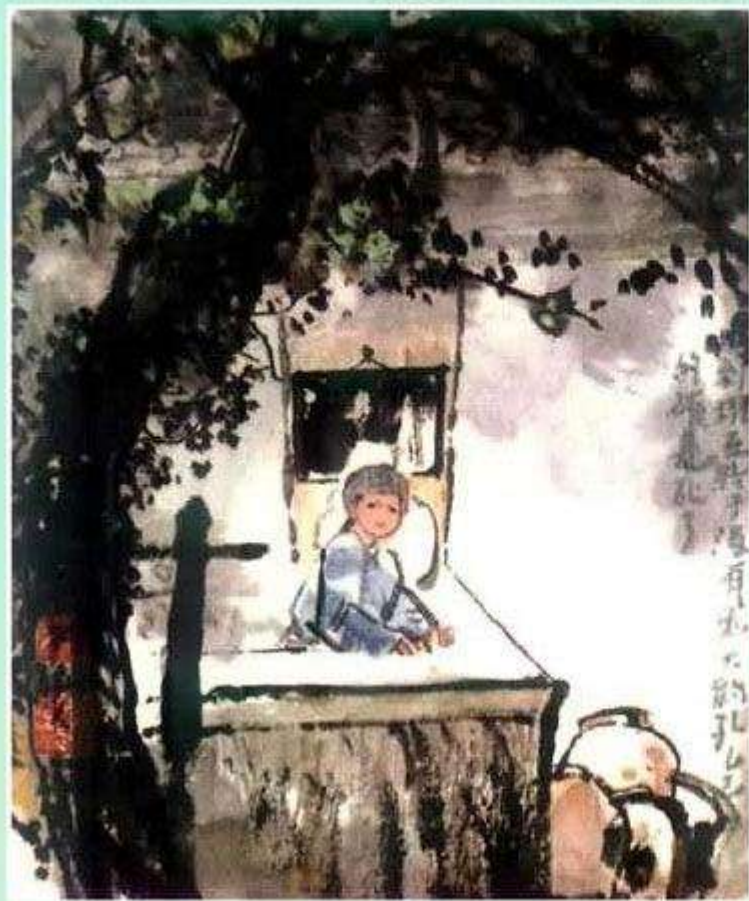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，他喝完酒，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，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。

孔乙己



自此以后，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。到了年关，掌柜取下粉板说，“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

孔乙己



到第二年的端午，又说，“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到中秋可是没有说。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。

一九三九年三月（完）